

第八十九章 雷雨（上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天蒙蒙亮，雲漸漸匯攏到京都的正上方，將蒙蒙的亮也轉成了昏昏的黑。皇宮後方那片雜亂的建築群裏，正在休息的太監宮女們還在睡夢中翻著身子，然而這其中有些人早就已經醒了。

洪竹強打著精神，一記一記拍著自己的耳光，想用這樣的動作來讓自己保持鎮定。他今天沒有在東宮當值，所以沒有被那些太監和侍衛們殺死滅口，然而就算住在浣衣坊的院子裏，他依然感到害怕，不知道接下來自己要面臨的是什麼。

院外忽然傳來一陣聲音，雖然沒有驚醒那些睡夢中的人，卻嚇得洪竹一下子衝到了窗邊，袖子裏的手緊緊握著一柄範閑贈給他防身用的喂毒匕首，時刻準備著與那些來滅口的人拚個你死我活。

如果拚了，自然也難逃死路，可是如果不拚就束手就擒，內心像讀書人一樣倔耿的小洪公公是怎麼也不幹的。

他的手在發抖，耳朵貼在門上，聽著院外的聲音，不時有慘哼與哭號聲響起，隻是那些聲音隻響得幾瞬，便馬上消失。

他的臉無比慘白，知道外麵有人在殺人，浣衣坊這一片地方住著的太監宮女，基本上都是服侍東宮與廣信宮的下人，洪竹當然心知肚明，外麵發生的一切是為了什麼，他握緊了匕首，緊張地咬著嘴唇，以至於嘴唇破了條小口都沒有注意到。

不知道那些人什麼時候來殺自己。

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拚死一個人。

洪竹緊張地等待著死亡的到來。

...

然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仍然沒有人來叩響洪竹的院門，漸漸浣衣坊裏的動靜也消失了，院外回覆一片平靜。

洪竹咽了口略帶腥味地唾沫。緊張地從門縫裏往外觀看，發現外麵已經沒有人。他想推門出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然而他的身體早已被恐懼變得僵硬了起來，半晌挪不動步子。

他蹲下揉了揉腳腕，鼓足所有的勇氣，推門走到浣衣坊的街上，有些失神地四處觀看著，發現不遠處那些小太監宮女們的住所大門緊閉，似乎沒有什麼異常。

他走到一個院子外，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推。

門沒有門上。一推即開。

洪竹看著眼前的院子，臉上的慘白之色更濃。就連嘴唇都開始泛著青光。

他沒有看到滿院的屍體，但是他看到了不起眼角落裏的幾灘血跡。而且這個院子已經空了，沒有一個人存在。

想必其它的院子裏也是這樣，這些院子裏地太監宮女們都已經被陛下下旨殺死，就連屍體也在凌晨前黑暗掩護下，被拖到了某些隱秘的地方燒掉。

陛下地手，果然血腥。

...

洪竹有些癡傻地退出那間空無一人的小院，站在了浣衣坊無人地小巷中。他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沒來殺死自己。一種劫後餘生的感動和害怕在他的心中交織著，讓他整個身體抖了起來。

哢的一聲！

天上層層烏雲的深處亮過一道明光。轉瞬即逝，雷聲轟隆隆的傳遍了京都以及京都四野的鄉村，緊接著大風一起。無數地雨點，便在風雷地陪伴下往地麵上灑落。

洪竹在大雨中站立著，任由雨水衝刷著自己的臉，打濕自己單薄地衣裳，許久之後他才回過神來，緊緊握著像救命稻草一樣的匕首，回到了自己的小院之中，緊閉木門，再也不敢打開

“父皇，這是為什麼！”太子用一種平日裏極難見到地憤怒，怒視著自己的父親，大聲吼叫道：“為什麼！”

慶國皇帝沒有回答他的話，隻是盯著皇後那張失魂落魄的臉龐，將雙手負在身後，緩緩低下頭，將臉貼在了皇後的臉旁。

皇後的身體無來由一震，看著這個自己最熟悉，最愛也是最恨的中年男子靠近了自己，看清楚了他身上那件黑邊金黃輝映的龍袍，看清了龍袍上金線的紋路，嗅到了對方身上的味道，卻是看不清楚這名男子臉上的表情，看不清楚那表情下麵隱著的心情。

很多年過去了，皇後其實一直都沒有看清楚皇帝。

她的身體又抖了一下，很明顯，這位皇後對於皇帝陛下，從骨子深處感到畏懼。

皇帝附在她耳邊，輕聲說道：“你教出來的好兒子。”

皇後一下怔住了，她根本就不清楚為什麼今天會出現清宮這樣可怕的事情，此時聽皇帝一說，才知道原來和太子有關，可是太子最近如此安穩本分，能惹出什麼事來呢？尤其是聽到皇帝說的這句話，一種女性獨有的情緒讓皇後激動了起來，尖著聲音嚷道：“我的兒子？難道不是你的兒子？”

回答皇後的是咻的一聲脆響，皇帝緩緩收回手掌，看著麵前捂著臉頰，不可置信看著自己的皇後，冷漠說道：“如果你不想朕廢後，就不要在這裏大吼大叫。”

話語雖然輕柔，卻挾著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峻之意。

皇後的眼中閃過一抹絕望，望著皇帝神經兮兮哭笑道：“你打我...你居然打我？這十幾年了...你看都懶得看我一眼，這時候居然打我？我是不是...應該謝謝你？”

這個時候，太子看著母親受辱，早已狂吼一聲衝了過來，攔在了皇後的身前，憤怒而無措地盯著皇帝，大叫道：“父親，夠了！”

可是雖然他攔皇帝與皇後中間，可是皇帝那雙幽深的眸子，卻像是根本沒有看到太子這個人，直接穿過了他的肉身，盯著他身後泫然而泣的皇後，淡淡說道：“切不可失了體統。知道嗎？皇後。”

皇後畏懼地抬起頭來，隔著太子並不寬厚的身體，看了皇帝一眼，咬著嘴唇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皇帝見她並不答話，眉頭微皺，往前踏了一步。

再往前一步，就要直接撞到太子地身上。

太子此時的心已經涼透了，他知道自己的父皇是個怎樣刻薄無情的人物，一代君主。從來都不會有什麼婦人之仁，尤其是此時此刻。父皇扇了母後一個耳光，可至少證明了。他還將母後當作一個人看待。

可是皇帝的目光直接穿透了自己，就像自己不存在，這說明什麼？這說明皇帝已經不把自己當人看了！

...

太子不明白父皇因為何事如此動怒，如此不容自己，忽然間想到一樁事情，臉色變得愈發慘白，但他卻依然擋在了皇後的身前。因為他要保護自己的母親。

雖然皇帝隻是向前踏了一步。但太子卻感覺到一座大東山凌頂而來，一股逼人的氣勢從麵前這個穿龍袍的男子身上噴發。直接壓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
太子似乎能夠聽到自己膝蓋咯吱發響地聲音，他害怕了，他想退開。可是他又不通退開，因為他知道皇帝正在盛怒中，他不知道皇帝在盛怒之下，會對母後做出什麼樣的事情。

所以他一步不讓地站在皇帝與皇後之間，拚盡自己地全力，抵抗著那股逼人的氣勢，他地心裏有些恍惚，想著，難道這就是一位一代霸主所擁有的氣勢？能夠坐到龍椅上的人，難道就必須這樣鐵血無情？

“為什麼？”太子在強大的壓力下艱難支撐，脖子上青筋直冒，尖聲吼道：“父親，為什麼！”

這一次，皇帝終於正視了太子一眼，看著這個敢攔在自己身前的年青男子，眼瞳裏泛著幽幽的光，聲音像是從他的唇縫裏擠出來一樣，低沉罵道：“惡心！”

...

太子明白了，太子證明了自己地猜測，太子崩潰了，太子地腿軟了，一下子跌坐在皇帝的身前，開始嚎哭了起來，眼淚鼻涕塗滿了整張臉。

皇帝沒有再看他一眼，走到皇後地身邊，冷漠地揮手，又是一記耳光抽了出去！

皇後一聲慘呼，被這一記耳光打的翻倒在地，躺在了矮榻之上。

皇帝低下頭，附在皇後耳邊，用一種咬牙切齒的聲音說道：“朕將這孩子交給你，你就把他帶成這種樣子？”

...

皇帝抬起身子，冷漠地向東宮外走去，將要出宮門時，他回頭冷漠而厭惡地看了癱坐在地上地太子一眼，鄙夷說道：“如果你先前敢一直站在朕的麵前，朕或許還會給你些許尊重。”

說完此話，這位異常冷酷無情的慶國皇帝拂袖而去，他的身影顯得是那樣的挺拔，那樣的冷峻，根本不像是一位丈夫或是妻子，而...隻是一位君主。

東宮的大門被緩緩關上了，殿內的血腥味道還殘留著，但除了痛哭著的皇後與太子之外，沒有一個人，顯得是那樣的寂清。

太子忽然緩緩地站起身來，有些木然地將母親扶著坐好。

啪的一聲，皇後打了他一記耳光。太子卻是躲也不躲，眸子裏充斥著絕望與掙紮的眼神，一舉手握住了母親第二次扇下的手腕，狠狠說道：“母親...如果你不想死，就趕緊想個辦法通知奶奶！”

皇後一下子怔住了。

...

東宮與廣信宮，宮內與宮外，浣衣坊內外，就在半個時辰之中，任何一個曾經在兩座宮殿內服侍過的太監與宮女，此時都已經被盡數殺死，除了洪竹之外，沒有留下一個活口，數百條冤魂，就為了皇帝遮掩皇室的醜聞而犧牲。

或許直到此時，這位慶國的皇帝陛下，才開始逐漸展露自己最鐵血、最冷酷、也是最強大的那一麵。

這位穿著龍袍的中年男子，一個人來到了廣信宮外。

他的身旁沒有跟著任何一個太監。

洪老太監見他來了，深深躬身一禮，然後像一個幽魂一樣消失無蹤。

這整座廣信宮，便隻剩下宮內的長公主，與宮外的皇帝，兩個人隔著厚厚的宮門而立，不知道彼此都在想些什麼，接下來的是死亡，還是回憶？是十幾年的相知，還是一剎那的生離？是君臣，還是兄妹？

起風了。

京都上空的烏雲越來越厚。

一道閃電劈了下來，無數的雨水傾盆而下。

坐在矮榻上的長公主緩緩抬頭，用一種冷漠可笑的目光看著宮門口，宮門咯吱聲中被緩緩推開，一個渾身濕透，長發披散於後的中年男子緩緩走了進來，他身上的龍袍上繪著的龍，似乎正在濕水中掙紮著，想要衝將出來，撕毀這人間的一切。

長公主李雲睿，冷漠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原來，你也會這樣狼狽。”

噼的一聲！天空中雷電大作，電光照耀著昏黑的皇宮，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將所有的事物都照耀的光亮無比。

尤其是皇帝陛下的身影，那個憤怒而壓抑，孤獨而霸道的身影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